

用鸡蛋换玉米面的那年月

□ 乔福俊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唐代诗人李绅这首妇孺皆知的《悯农》告诉我们：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。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。起伏的山丘坡地无法浇灌。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，一年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每家还能勉强度日，夏天夹带苦菜豆角、秋天夹带萝卜土豆也能填饱肚子。如果遇上冬日无雪、春天无雨的年份，墒情不好无法耕种；夏天干旱，庄稼就会因缺水而枯死、颗粒无收；秋天地里光秃秃的，连秕谷、秸秆都收不下。耕畜断了粮草，人们饿着肚子，等着国家的救济，或靠着借粮、乞讨艰难地生存下去。

从靠天吃饭地方出来的人，对于粮食都是节俭有加。我与朋友在一起就餐时，把不小心掉在餐桌上的米粒、菜叶捡起来吃掉，常常会引起朋友们的不解，他们甚至用“不干净”来阻止，但我依然“我行我素”。他们谁也不会知道，在我小的时候，经历过的那种刻骨

铭心的饥饿。

我是在饥饿中熬着长大的。父母除了每天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干活外，还要负责我们兄妹四人的穿衣吃饭，穿的破旧倒也无所谓，但吃不上饭就是大问题。我和妹妹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总是饿得厉害，姐姐和哥哥哄着我们，说妈妈收工快回来给我们做饭了。我们在窑洞的窗台上踮起脚，手托着窗户，一边啜泣一边瞭望，怎么也等不回来，肚子里饥饿的响声更大了。于是，我和妹妹都嚎啕大哭起来。

我们一天天地长大，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。妈妈就把姐姐和哥哥穿小的衣服改一改给我们穿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一身不会捉襟见肘的外套。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饥饿依然困扰着我们，于是到了初夏，我们掏着地里的酸溜溜等一些能吃的根块充饥。盛夏时节吃的东西比较丰富一些，自留地里的黄瓜、豌豆荚都是奢侈的美味，有的野草、野花也都可以吃。比如蒲公英，它的根、茎、叶、花就是很好的食品，忍着饥饿